

【流光碎影】

《乡园忆旧录》，深情话泉城

□张世容

清代王培荀(1783—1859)所著《乡园忆旧录》，可以说是一部齐鲁文化的百科全书。书中对济南的记述尤其丰富多彩，不乏对济南现实建设有用的诗文。作为笔者个人来说，撰写关于老济南的稿子，屡屡参阅这本好书，受益匪浅。《乡园忆旧录》全书八卷，卷卷都离不开济南；454个目录，和济南有关的占了131个。

把珍珠泉列在趵突泉之前

《乡园忆旧录》对济南的泉水情有独钟。在卷四中，生动地介绍了济南许许多多名泉。例如，历来很少有人谈及的“怀泉”，书中就有专门的叙述。

饶有意味的是，《乡园忆旧录》把珍珠泉列在号称第一泉的趵突泉前面。其中缘由，除了它备受游人赞美的“如万斛明珠，随涌流出”的壮丽景致外，多次描写了珍珠泉畔的“抚署”，即山东省的政治中心巡抚官署，而且特别提到，清代康熙皇帝驾临，“南巡驻跸居之”。当然，诸泉之中，《乡园忆旧录》对趵突泉的记述最详。《乡园忆旧录》对趵突泉水质的赞美，讲到清代乾隆皇帝爱喝趵突泉水：“水味极清，纯皇帝南巡，一路饮玉泉水，至此换趵突泉水，奔之而南”。书中还讲到泉水的来源，“说者谓自渴马崖伏流至此，要皆济水之伏地而出者”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作者为天下第一泉之称打抱不平，论据是“唐济武先生云：‘吾行几遍天下，所谓第一泉、第二泉，皆虚有其名，实不及吾东诸泉，惜陆羽不至，无从品其味耳’”。对于趵突泉水的“腾空”高度，《乡园忆旧录》还把趵突泉和大江南北的其它名泉，作了一番有趣的比较。诸如，“滇中广南府地名响水塘，有泉上喷，高十余丈……然无名人题咏，寂寂无传”。这方面，趵突泉则具有发扬名气的人文优势，“若趵突者，亦幸在都会，得松雪之品题也夫”。

对“二安”记载有一手材料

《乡园忆旧录》对泉城济南的诸多介绍，还有个以人为本的特点。它单列的济南历史人物，有李清照、辛弃疾、张养浩、许邦才、田雯、……

《乡园忆旧录》对济南名士的记载，有不少第一手材料。例如南宋“济南二安”的介绍，关于易安居士李清照，从“李易安故宅，在济南柳絮泉上”，叙述到流传于世的李清照画像来路，“在济南故书局买美人一轴，乃李易安小像。纸已黯然，状似憔悴，所谓‘人比黄花瘦，也’”。书中所记的辛弃疾，连襁褓时代的乳名都提到，“辛稼轩，小名青兕。历城人，居柳庄。旧居，在四风闸上”。

深入考察名泉和名园

纵观《乡园忆旧录》全书有关济南的大量内容，可以想象，当年作者旅居济南，博文阅览，深入民间，对济南的历史地理有过广泛的考察调研。

以现今习称的五龙潭泉群

为例，书中不仅介绍了五龙潭、天镜泉、古温泉、贤清泉、月牙泉等名泉，还着重记有临近这些泉水的园林。如贤清泉畔的贤清园，《乡园忆旧录》称：“园旧名罗家园，明陈文学伊人馆也。遇坦得之，名贤清园。东木得之罗氏，自号朗谷，因改名朗园云。吾淄张榆村先生游贤清园云：‘古木千章合，名泉一鉴开。炎天不受暑，清昼剧闻雷。隔院分流去，连山倒影来’”。

又如，当年古温泉畔的漪园，《乡园忆旧录》记有：“漪园，在西郭外，张秀园也，俗呼张家园，洋洋有《漪园记》。毛海客大瀛诗，读之如游其境。中云：‘造门石路平，悠然恣游骋。双柳垂空阶，婀娜弄翠影。迤逦见方塘，清泚涵藻荇……遥望城南山，黛容露华靓。俯视深水源，奔流此合并’。

舜文化的重要考证

《乡园忆旧录》对泉城济南的诸多介绍，还有个以人为本的特点。它单列的济南历史人物，有李清照、辛弃疾、张养浩、许邦才、田雯、……

《乡园忆旧录》对济南名士的记载，有不少第一手材料。例如南宋“济南二安”的介绍，关于易安居士李清照，从“李易安故宅，在济南柳絮泉上”，叙述到流传于世的李清照画像来路，“在济南故书局买美人一轴，乃李易安小像。纸已黯然，状似憔悴，所谓‘人比黄花瘦，也’”。书中所记的辛弃疾，连襁褓时代的乳名都提到，“辛稼轩，小名青兕。历城人，居柳庄。旧居，在四风闸上”。

舜文化的重要考证

“东坡槛泉亭”一文，讲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旅居济南的佳话和有关的古迹。文中记录了苏轼在当地留下的两处

墨宝，一处“在济南刘家写枯木一枝，题名‘槛泉亭’”；另一处“历城东王舍庄，有东坡书‘读书堂’碑，为龙图侍郎张掞作”。

“历山”一文，则是对济南舜文化的一项重要考证：“城南有历山，故名历下，自秦以来，相称已久。传舜耕于此，有舜祠、舜井。孟子以舜为东夷之人，又舜渔于雷泽，迁于负夏，陶于陶丘，皆在东方，以此例之，似耕于此。考舜姓妫，妫水出历下，以地为姓，故多有之”。《乡园忆旧录》同时对历山作了介绍：“千佛山，古靡笄山，唐开元中凿佛像满石壁，因名千佛山。有诗云：‘……鸟啼大舜祠，

曹冷秋娘墓。古今千百年，一笑入延像’”。

至于前文提及的珍稀资料“怀泉”，《乡园忆旧录》还对失传已久的泉址，提供了寻觅的线索：“未知在何处。王秋史夜坐怀泉有诗云：‘轧轧官鵝欲暮村，此时泉气上柴门。一溪寒绿园官径，半幅青燈客子魂……’味诗意，泉应在秋史草堂间，今壅塞耳”。秋史草堂为清代济南名士王苹所有，位于今趵突泉公园万竹园一带；果如书中所讲，怀泉当为趵突泉泉群的一员。

读着《乡园忆旧录》，泉城济南历代的名士和名胜真是被我们尽收眼底。



【有此一说】

也说《鹊华秋色》之错

□孔庆跃

本报10月14日刊登了《被纠正“错”的鹊华丹青图》一文后，引起少老济南的关注，今天再次编发一篇文章，看看对此图有较深入研究的唐景椿先生是如何看待这幅名画之错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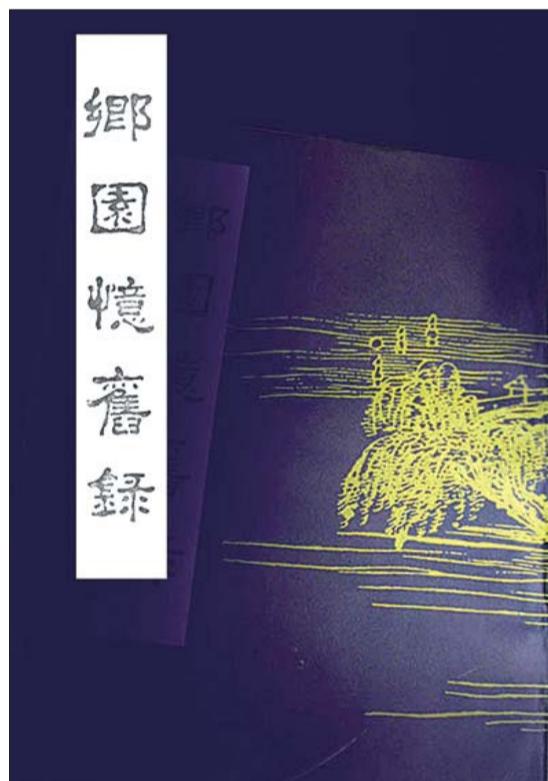
赵孟頫的《鹊华秋色》图卷纵28.4厘米、横93.2厘米，是元贞元年(1295年)赵孟頫罢官归来，为周密介绍济南鹊山与华不注山风景时所作之图，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。赵孟頫遵训“久知书画非凡儿戏，到处云山是吾师”的理念，努力实践使其画作达到“悉造其微，穷其天趣”的境界，作为代表作之一，《鹊华秋色》属于国宝级“神品”。但正如俗话说的“世上没有十全十美”，此画在其题记上把鹊山与华不注山的位置写错了。

本来华不注山西边为鹊山，但赵氏给题反了，他在画面上题的是“…华不注…其东则鹊山也”。清乾隆皇帝就在此画后隔水的题记中写道，“吴兴自记东为鹊山，今考志乘参以目睹，知其是华西，岂一时笔误欤”，乾隆皇帝认为这只是“一时笔误”而已。

此画在清代时传入皇宫，画面上有乾隆皇帝御题四则，前隔水有乾隆皇帝御题“鹊华秋色”四字，加之后来题词，题跋共有九则。其中四次对其把鹊山的位置误写给予纠正。但乾隆在给画的题诗书画中，也出现了“白字”，这便是乾隆皇帝《鹊华桥题句三绝》中“稳度芳堤饮练红”这一句最后的“红”字，查文字工具书此字应为“虹”。“饮练红”在此比喻拱形的鹊华桥。对于雨后天上有时出现的“虹”，古人认为这是一种龙类动物，从天上来饮于湖河中，这就好似“虹饮水”。由此可知，“红”应是“虹”字之误写。因为乾隆皇帝的这首写“白字”的诗也装裱了此画的后隔水处，已同画成为一体，所以，人们观赏此画时，也认为这也成了画的一处差错了。

当年赵孟頫的这幅《鹊华秋色》画作其正面为纵28.4厘米、横93.2厘米，但在此后的历朝历代，经一些收藏家题裱，使其后隔水拖尾处有收藏名家董其昌等题跋，拖尾有乾隆、杨载、范樟、董其昌、虞集、钱溥、吴景运、曹溶等题跋。去掉乾隆前后9次御题，大致查一下其它题跋尚有12处之多，这就是人们今天看的画卷有5米多长的原因了。整幅画卷加盖大小、形状各异的印章57处，画面之右侧前隔水处有印章16处，画面左侧后隔水处有印章多达95处。在这些印章中除了有乾隆皇帝的“神品”、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“古稀天子”、“太上皇帝”等多枚印章外，还有宣统皇帝的“鉴赏”、“寿”等印迹。

赵孟頫《鹊华秋色》几千年来被无数历史名人珍藏。整幅画清淡，体现了元代绘画的新风貌，重笔墨意趣而轻画面结构，把水墨山水与青绿山水融为一体，情味更足，个人风格突出。正是赵孟頫的这种绘画，开启了元代文人画新风。



乡园忆旧录

有线广播，难忘的声音

【民间记忆】

□崔广勋

“有一种声音陪伴我成长，有一种声音激励着我的梦想，有一种声音带给我欢乐，有一种声音令我终生难忘”——这就是有线广播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，有线广播是农村最现代化的通讯、宣传工具，家家户户都通有线广播。清晨，我在《东方红》的播音开始曲中起床、上学；晚上，在《国际歌》的播音结束声中进入梦乡。当时，群众最爱听的是新闻、评书连播、天气预报；干部最关注的是播音结束后是否插播公社开会和工作部署的通知。有线广播在人们政治、经济生活中的作用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但我与有线广播真正结缘并结下深情厚谊，始于1982年。当时，我在乡镇中学高中毕业，4个毕业班包括复习生在内全部榜上无名。名落孙山的我回到农村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户人，当兵没门，“接班”没份，就连个民办教师和临时

工的资格都没有，只能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。

百无聊赖之际，突然想起自己初中曾获过公社作文竞赛第二名，于是斗胆开始了给县广播站投稿的“地下行动”(怕别人笑话)。听说投稿需要方格稿纸，于是把上学时没用完的作文本撕下，将评语栏剪去用来誊抄稿子。由于村里不通有线广播，便在稿子投出四五天后，借邻居家自行车骑着到县城商业局院内，听与之相邻的广播站院内的高音喇叭：一是听自己的稿子用了没有，二是听别人稿子是咋写的。由于新闻播出正值中午12点下班，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村青年在院里乱转悠怕人家把自己当小偷看，便到院内厕所里假装解小便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在厕所里听到了自己的“处女作”——《后朱果村为结扎妇女义务献鸡蛋》。尽管只有寥寥百十字，但当时心是怦

怦直跳，返程30里的路骑了半小时就到了家。时间不久，便收到广播站寄来的1元稿费。如今，我已发表稿件数千篇，但唯有这篇刻骨铭心，也唯有这篇稿件在心目中的分量最重。

当时，我最羡慕的职业是乡镇广播站的工作人员——可以每天听到县广播站的新闻；最羡慕的工作是广播线路管理员——可以自己把不通的广播线路修好；最大的遗憾是未生在乡镇驻地——否则不仅可以听到有线广播，写了稿子还可以随时寄发而不用借自行车专程到镇邮局投稿。

然而，由于自己求教无门，连最起码的消息、通讯都分不清，写出的稿子“四不像”。在第一篇稿子播出后，投出的稿子就如泥牛入海。我也曾几次带着稿子准备到县广播站求教，但“自卑+内向”的性格，使我虽几次在广播站门前徘徊，但始终未敢造次入内。直到下班后，才敢进去透过编辑室的玻

璃窗户看看编辑室是啥样。看到编辑桌上盛稿件的文件筐，觉得它是那样的神秘、神圣。

屡投不中的结果使自己信

心全无，不由自叹“握锄杆的手不能握笔杆”。然而我辍笔一个月后，一位给我写作之路带来根本性转折的人找到了我。1983年深秋的一个下午，我正在地里种小麦，弟弟领来一位骑自行车的陌生人。他自称是县广播站的编辑王小根，见我最近没投稿，想必是气馁了，这次专程来找我。蹲在地头短短十几分钟的教诲，使我增添了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和勇气。从此，王老师经常写信指教并寄来学习资料和稿纸，20多年过去了，王老师用广播站牛皮信封寄给我的《山东广播》杂志，至今仍连同信封一起一本不少地保存在农村老家。

如果没有有线广播，我根本不可能走上写作之路，也许至今仍走不出家乡那片厚重的故土……

如果

本版投稿邮箱：
qlwbxujing@sina.com